



扫一扫 加关注

编辑:周逸平
组版:徐冬梅

曹松华先生

曹松华先生离开我们七年了,但四十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是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县图书馆看书,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进门小声问:“哪位是黄跃华?”我赶忙站起身。来人自报家门:“泰县文化馆曹松华”。曹松华先生的大名我早已听过,真人却第一次见。先生瘦瘦的,平顶头,个子不高。他告诉我,后天省作协海笑老师来姜,要我一起去见海笑老师。我诚惶诚恐,写作逾四年,还没有发表作品,先生居然让我一起去见鼎鼎大名的海笑主席。他问我要电话号码,我给了父亲厂里的,他却要学校的,说打给你们孙幼明校长是公事,不用请假。先生如此细心周到真让人感动。临走时他留下一句话,又让我体会到先生的幽默:“多读点别人的作品,小狗狗学着大狗叫。”

从此以后,只要县里来了著名作家,先生都要我参加接待。1985年,我在《无名文学》上发表了处女作《阿凤长大了》,一路抓着样刊奔跑,先生高兴得像小孩子

似的,连喊三声:“太好了!”第三天,他便和扬州作协的杜海老师和在湖州当兵的姜素素来到我工作的官庄中学,认真翻看我的328封退稿,并分门别类,指出哪些是编辑认真看过的,哪些是敷衍了事的,哪些有修改价值,哪些可以重写。先生对其中一个短篇很感兴趣,提出意见让我修改,并将题目改成《留给明天的思索》。改好后他让我投《人民文学》,我不敢投,硬着头皮投过去,一审二审过了,但终审时总编认为与叶蔚林的《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类似,叶的作品刚发出,影响非常大。虽然没能在《人民文学》发表,但给了我极大的自信,这自信同时也是先生给的。

我在中学任教十年,先生一直想把我调到县文联,多次找有关部门和领导,直到1991年4月,县委组织部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事迹演讲,先生推荐我写演讲稿,写好后又到宣传部写抗洪英雄的事迹。7月,组织上调我到县委宣传部,我跑去告诉先生,他沉思了片刻,轻声慢语道:“宣传部比文联是好些。”但我隐约看

到他眼镜后面的失望。

1992年我下乡挂职,向先生辞行,先生嘱我抓住机会,多积累素材。先生知道我调入宣传部后改写公文,但文学还是放不下的。先生后来担任县文化局副局长、市政协副主席,我们一见面聊得最多的还是文学,特别是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大淖记事》一出来,他兴奋地跑到我办公室,要我每篇作品起码读十遍,汪先生是顶级大师。还有先锋文学横空出世,他又打电话给我,要我关注文坛的最新动态,不然就会落伍。先生后来全力投入姜堰的旅游事业,他以自己丰富的学识助推了姜堰的旅游事业发展,溱潼的许多故事以及“溱湖八鲜”“溱湖八景”均有他的贡献,还有城区的不少旅游景点的包装、宣传,他都功不可没。

2013年的一天,我约先生到广电局聚会,专门向他汇报准备重拾创作,毕竟搁笔25年。先生听了特别高兴,连说三声:“太好了!”先生本不喝酒,那天破例喝了一小杯。

先生待人真诚,对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不管成名的还

文友计较。

古语说自古文人相轻,但先生为人大度,背后难免有人议论他,甚至有些误解,说一些怪话,传到他耳里,他总是笑一笑而过:“嘴长在人家身上,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左耳进右耳出。”

先生又是一个纯朴有时甚至天真的人,记得特别搞笑的一件事,那时人人经商做生意,一天早上刚起床,先生打来电话:“小黄,我这儿有条信息,有两架俄罗斯飞机,你看要不要,如要我朋友电话给你,你跟他直接联系。”

我吓得捂住话筒,天啦,飞机我都没坐过,还怎么去鼓捣飞机生意?

但我听得出对面的先生是真诚的。

◆黄跃华

是初学者,他都满腔热情,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业、住房、工作调动、夫妻分居等,他都尽最大努力去帮助。他曾为一个爱好者的工作调动前后跑了二十多趟,找企业负责人、找人事局,直到事情圆满解决。

一次聚会,先生讲了一个故事,有人把故事改写成小说发出来,好友为先生鸣不平,先生淡然一笑:“我说的是故事,写出来的才是文学作品。”先生早就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发表了几十万字作品,自然不会跟一个刚出道的小

篆刻



沐浴乡情



近闻乡语



寻根乡梓



逐浪乡野

陆明

院子里的银杏

◆马军

乡下老家院子里曾有两棵白果树,树苗是二十多年前栽下的,一开始是细细瘦瘦的苗,有点风雨与阳光就长大了,囿于空间,它们终究不能长成想象中的参天模样。这树内心也有不甘,根在下面蔓延挣扎,一不小心就把水泥地面撕了一条缝,再顶起一整块,本来平展的院子有了岁月斑驳的模样。院子旧损,树在这世间难得双全法。

白果树不能高大,这不影响一棵树的本色,春天抽叶夏天繁茂秋天华贵冬天萧瑟。旁边人家养的一棵白果树很是金贵,花开时授粉,抽枝时修剪,就盼秋来果满枝。我家的树没有在恰当的时候修理,过早地向四周疯长,给了家人浓阴,也朝向前面的人家,那青砖黛瓦的房子精致也娇气,只得一次次将朝南的枝桠砍断,没有太多地关注树的果实。只在每一个黎明听着树上的鸟儿从沉睡中苏醒,那清亮的啼鸣带着晨露的气息,带着夜风的魅惑,总能将一天里的活泛气燃起。在秋天看着银杏叶像蝴蝶儿在空中打两个

旋,仅仅是两个,因为它们与地的距离只能两个转身,而后叶片在地上一层层累积,一遭遭沤烂。

蓦地有一天看见地上落了橙黄的果儿,上面染了白霜,它们在地上滚动,在落叶里藏匿,或许在砖缝里朝我俏皮地眨眼,也不去过问。秋末这些叶子密密匝匝地铺了一层,拿个畚箕舀起,更多的白果吸着眼睛,扔了实在是可惜,一个个拾,有时候索性一把把抓,扔进最近的破龙缸,拾着拾着心就野了,最后把藏在砖头缝里的也抠出来。

在那个破缸里,过几阵萧瑟秋雨再冬日暖阳,蓦地想起桶里的白果,瞅一眼,把里面浑黄的酸水倒掉,竟然有了淡白的果。这果儿与肉同烩,滋味甚好,更多时用一张餐巾纸包着放进微波炉,转上两三圈听到里面哔哩哔哩地响,果儿熟了,剥开壳,鹅黄一色,晶亮透明,煞是好看。大丫曾说过好吃,其时总能想到曾经的土灶,如果白果儿放在红火的灶膛那该是多么温暖的冬呀!

多年来自个儿真正拾白果也就这一次,后来也有过

想法,总不了了之。门口的老姑母佝偻着腰身,打理了一辈子的渔船不离开码头,白内障近乎失明的她常摸到我家拉几句若有若无的家常,秋天尤为频繁。她来了,一地白果儿有了归属,猫腰亦或蹲身,一块地一块地摸索,像排雷,这时候她是最安静的,身边叶满地,顶上果危悬,老人白发蓝布衫加上硕大的金黄背景,真像一幅印象派油画。二丫看见老姑奶奶,总是放下手上的作业出来。到后来两个姑娘都去了县城上学,家里的钥匙就丢给老姑妈,每次回去院子里都收拾得清清爽爽。

前年春节回家,院子里成犄角遥望的两棵树剩下一棵了,二丫蓦地嚎啕大哭,她还记得那棵树上有一个鸟窝,记得那绿胸脯蛋黄嘴的鸟,记得它们黎明时湿漉漉的啼叫与夕照中望归的身影,那棵树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深坑,没有根的相触枝的相握,另一棵树孤独。

终于另一棵树也在父亲的斧头下庄严倒下,他留下一个大树桩,老姑妈还拿着钥匙来开门,偶尔坐在那个树桩上歇歇。

有次我回去,恰好遇见,看见树桩的边上冒出一个嫩绿枝条,这枝条作白发的背景很有趣。

七绝·乡愁拾吟

◆顾盛杉

耕牛
犁田碾谷勤驮物,
负重前行四季忙。
早出晚归无怨悔,
唯求农户乐安康。

铧犁
犁头翻土降贫瘠,
切断无情百草根。
笑见农家新播种,
欣由开拓勿羞痕。

石碾
农场石具吱呀响,
牛拉前趋使粒离。
稻麦丰收连夜碾,
诸机普及赏新奇。

风车
风轮三两凭堤立,
蓬动能提下水来。
灌溉原由天助力,
如今观景客徘徊。

农船
农船代步陈年事,
宽窄河流现眼前。

拼得报酬常带饭,
晚归早出念粮田。

竹篙
水乡多少撑船手,
篙子随行伴一生。
浪里乾坤需顺势,
清贫德性世无争。

泥罽
河淤夹取凭情罽,
张吐随船后入塘。
泓制绿肥庄稼爱,
游鱼起舞赛天堂。

畚箕
畚箕挑出河渠道,
物什尘灰运送勤。
一记月牙悬两点,
坚持奋斗再昂筋。

小桥
木条长板架河面,
北往南来礼让行。
船到桥头而自直,
阳关大道向今明。